

時空畫師

海漣中短篇科幻小說選

海漣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序

或然世界的角落

海漣

不算小學時在書店看的《海底兩萬里》《珊瑚島上的死光》《美洲來的哥倫布》，僅僅從意識到自己喜歡的是一類被稱作「科幻小說」的故事起，我入坑也已經有整整 20 年了。從少年到青年，直至無可奈何地走向中年，在好奇心最旺盛、最適合閱讀的年紀，我邂逅了它，不得不說是一種緣分。而更幸運的是，早在開始閱讀時，我就是自由的，在那個從未被圈定範圍的世界裡，我流連忘返，看歷史、懸疑、恐怖、武俠，最終卻在某個角落停下了腳步。那是 2002 年和 2003 年，那裡有《吞食者》，有《餓塔》，它們分別是軟科幻與硬科幻的巔峰之作。這兩個在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被反覆討論和區分的概念，在我的世界混沌初開時便是彼此交融的。

幾乎與此同時，《天意》的部分章節被選登在雜誌上。事後看來，這正是它成功的起點。依託當時《科幻世界》超過 20 萬冊的月發行量，那段極富歷史質感而又將懸念拿捏得恰到好處的文字一下子就抓住了無數讀者的心。我也第一次認識到，原來科幻還可以這樣寫。可能從那時起，種子便已種下。之後，我沿着既有軌跡前行着，像許多科幻迷一樣自顧自地講述自己的故事，也

遵循着「公交車定理」，在某個時間點下車，奔向生活的下一個路口。當我在 2016 年後重拾對科幻的熱情後，新的平台已經宛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儘管它們大多數並沒能生存多久。我找到一個平台的投稿群加入，發現管理員居然是多年前認識的一名科幻迷。再往後，他成了我的責編。「宇宙很大，生活更大，也許以後還有緣相見。」這是《三體》中智子離開前對程心和羅輯說的，每每想起這句話，看着我們腳下忙碌的生活和頭頂璀璨的星空，我都會不自覺地微笑。

作為一個重新上車的老科幻迷，對於星際大戰、機器人叛亂、外星人入侵等等題材，我已經有了些許審美疲勞。早年間播下的種子至此終於發芽，我希望自己能走上一條不一樣的路。在許多人看來，科幻代表的是未來，而歷史代表的卻是過去，它們天然對立，科幻並不需要從故紙堆中尋找養料。但事實上，歷史的發展雖然沉重遲緩，卻永不停歇。無論是過去發生的，現在經歷的，乃至未來的可能降臨的一切都終將成為歷史。無論是傳統文化中以史為鑒的思想，還是科幻巨著《基地》中的心理史學，它們無不揭示着現在和過去對未來的預測和指導。歷史是緩慢的，但史書卻是高度濃縮的，風譎雲詭中自帶故事性。我嘗試發掘它之於科幻的價值，漸漸沉迷其中。當仰望星空時，我們感慨寄蜉蝣於天地，對宏大宇宙發自靈魂深處的戰慄和好奇構成了科幻最本源的審美。同樣，個體在恢弘的歷史中也是極為渺小的，即使帝王將相，在悲劇化的命運前亦是無力的。但這不妨礙一代代英雄，一個個平民百姓在洪流中閃爍出獨屬於自己的光芒。人類面對未知和不可為的勇氣，這便是文明存在的意義。凝視宇宙，回望歷史，我們竟可以收穫相似的震撼。

正如我們在科幻小說中遵循的原則：不違反已知的科學原

理。歷史同樣是一門嚴肅科學——當然是人文類的。儘管科幻小說已不再承擔科普的職能，但對科學的敬畏仍必不可少。因此，我始終堅持兩個原則：其一，歷史科幻小說中，無論是情節還是人物，都不能違反當前公認的史實；其二，涉及歷史背景的細節，力求還原真實。對於非專業出身的我而言，這既是一種保護，也是一重挑戰，唯有在動筆前和寫作中不停查閱各類資料才能有所交待。在這個過程中，間或有驚喜出現，某些線索竟神奇地嵌入到故事中，發展出全新的脈絡，最終構築成一個整體。

「美妙的人生在於迷上了某樣東西。」這是《球狀閃電》中陳博士的父親留下的遺言。陳父不過是一個平庸的業餘畫家，但直到化為灰燼的最後一刻，他仍然是幸福的。原本，我也應該這樣默默走下去，但在 2023 年 10 月 21 日的夜晚，那道閃電出現了，這意味着幸運還是災厄？它照亮了我有些迷茫的臉，也激起了不少憤怒的火花。強光過後，一切如故。比起童年時走入書店，少年時讀到入坑神作，成年後偶遇故知，我相信它在屬於我自己的或然史中不會是一個分叉點。明代徐霞客曾在遊黃山時寫道：「初四日，兀坐聽雪溜竟日。」山下攘攘皆在追逐中忘卻自我，他卻獨居山間整日靜聽大雪融化。這只是無數個或然世界中不起眼的一角，往後也許會有更多人注意到它，與我同行。也願我們都能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度過此生。

2023.11.19 凌晨

目錄

龍骸 ...009

江之怒 ...047

願時間在此停留 ...083

詭城 ...113

土樓外的春天 ...141

血災 ...179

時空畫師 ...213

盡化塔 ...253

極北之地 ...273

走蛟 ...301

THE

龍

DRAGON'S

SKELETON

骸

海天之間漸漸亮了起來。

太陽像一隻剛剛煎熟、紅彤彤的蛋黃，從遠處的海平線上慢慢探出。夜色中如固態般的鉛灰色海水被染成金色，變得柔和，輕柔地拍擊着巡洋艦銳利的船身，化為一堆堆斑斕的泡沫。冰冷刺骨的西北風此時竟帶上了一絲暖意，為甲板上老人略微僵硬的四肢注入了些許活力，他挺直了背。在老人身後的桅杆上，德意志帝國海軍的旗幟迎風飄揚，獵獵作響。

「早上好，齊柏林¹先生。」船艙裡走出一個年輕人。

「早上好，謝。」齊柏林回頭對年輕人笑笑，又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四十多年的軍旅生涯已經奪走了他曾經強健的體魄，這也許是他最後一次遠行了。再過幾個小時，「奧古斯塔皇后號」就將抵達此行的終點，德意志帝國在遠東新開闢的唯一殖民地——膠州灣。

自 1897 年 11 月狄特立克斯少將率軍登陸膠州灣以來，遠東艦隊終於獲得了夢寐以求的港口。儘管各國在德國外交部和海軍部不斷地斡旋及暗示下對佔領行動的發生已然心照不宣，但皇帝陛下仍然下令火速增援，以防干涉事件重演。只不過這一次，搶先在大清這塊肥肉上咬上一口的換成了德國人。除了大肆增兵外，膠州灣沿岸還需要修築炮台要塞，建設港口碼頭，斐迪南·馮·齊柏林伯爵作為「奧古斯塔皇后號」防護巡洋艦的隨軍工程師，就這樣踏上了前往這個古老東方國度的旅途。對

1 斐迪南·馮·齊柏林伯爵（1838—1917），德國貴族、工程師，大型硬式飛艇的發明者。

於年近六旬的齊柏林來說，年輕時夢想周遊世界的豪情壯志早已煙消雲散，此刻的他只想早日完成任務返回康斯坦茨的莊園安享晚年，殊不知自己的命運和整個歷史都已悄然改變。

與齊柏林一道的人年輕人是他在香港時尋得的助手。「奧古斯塔皇后號」途經香港補給時，齊柏林出於好奇便在這座東西方風情交融的城市裡轉了轉。不曾想稍未留意，竟在鱗次櫛比的建築群中迷失了方向。齊柏林從軍多年，世界上許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跡，見多識廣的他卻在最後一次任務中迷了路，還不知會被船上那幫不知天高地厚的渾小子笑話成甚麼樣呢。他接連攔住幾個行人問路，可當地華人雖對他畢恭畢敬，卻聽不懂他說的德語，實在愛莫能助。無奈之下，齊柏林只得四處亂逛，隨意走進了街邊一家雜貨舖。此時店內已無客人，只有一個文弱秀氣的年輕人站在貨架前，一手撥弄算盤，一手提筆演算，並未注意到面前的不速之客。齊柏林略微一看，注意力就被這個年輕人吸引了，在自己進店這短短的時間內，年輕人竟已將店內貨品庫存進出、錢財收支核算完畢，並梳理得井井有條，運算之快連齊柏林都自歎不如。只是到了最後，年輕人卻突然停了下來。片刻後，年輕人發現了問題所在，正要更改，而齊柏林也指着他賬簿的一處地方，幾乎同時說道：「是這裡，這裡算錯了。」

「您是德國人？」年輕人這才注意到齊柏林，用德語禮貌地問道。

兩人就這樣陰差陽錯地相識了。眼見天色已晚，年輕人便好心收留齊柏林共進晚餐。席間齊柏林了解到，年輕人名叫謝纘泰²，

2 謝纘泰（1871—1938），字重安，工程師。曾參加廣州起義和惠州起義，同時也是中國近代時事漫畫傑作《時局圖》的作者。

本是澳洲華僑，隨母親來到香港，讀書之餘幫助長輩打理家中產業。幾番交談下來，齊柏林發現，謝纘泰是這個保守愚昧的國度裡難得一見的聰明能幹之人，不但精通多國語言，更在數學、機械方面具有極高造詣。接下來幾天，由謝纘泰充當嚮導，齊柏林饒有興致地遊覽了香港的大街小巷，亦不時向謝纘泰介紹和講解西方先進的機械技術。兩人亦師亦友，一見如故。

不久後，「奧古斯塔皇后號」補給完畢，即將起航，齊柏林想到此行路途遙遠，語言不通，便邀請謝纘泰作為助手同行。起初謝纘泰並不願意登上德國軍艦，但齊柏林一再保證「奧古斯塔皇后號」此行只是為了給清廷施壓，督促其盡快破獲近日發生在山東的德國傳教士被殺一案，絕不會輕啟戰端。謝纘泰見他語氣誠懇不似作偽，加之正想見識外面世界廣闊的天地，便接受了邀請。

待到正午時分，「奧古斯塔皇后號」駛入一環山海灣，就此進入膠澳海域，風浪被阻擋在外，灣內水面寬闊，風平浪靜，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天然良港。四面山勢陡峭，易守難攻，北面的山坡上，一門黑黝黝的克虜伯大炮居高臨下，扼守海口航道，看來，這便是大名鼎鼎的俾斯麥炮台了。據說，清軍數年前便已在此佈防，設置炮台，安放重炮，但狄特立克斯率軍登陸時，清軍雖佔盡地利卻一炮未發，不戰而退，在登陸部隊中傳為笑談。

「這些愚蠢懦弱的東方人！」齊柏林微微一笑，輕蔑地想道。卻見一旁的謝纘泰目光炯炯，死死盯着黑洞洞的炮口，就像獵人毫不畏懼地和野獸對視一般。

二

隨着「奧古斯塔皇后號」的到來，在膠澳地區與登陸部隊對峙的清軍開始撤退。三年前黃海一戰，購自伏爾鏗造船廠的經遠艦以一敵四，遭日艦猛轟十餘炮仍死戰不退。自此，德製軍艦在清廷上下大受讚賞，如今比經遠艦更大、更先進的「奧古斯塔皇后號」他們又如何敢惹？到第二年初，海軍軍營建立，佔領之勢日益穩固，接下來，便是外交部的事了。

這幾個月來，齊柏林一直忙於港口工程的營建工作，測繪地形、丈量水深、安裝機器等等，而謝纘泰則寸步不離地跟在他身邊，除了任勞任怨地做些攜帶工具、搬運設備的體力活外，還在齊柏林的指導下負責收集數據、繪製草圖的工作，兢兢業業的態度令齊柏林非常滿意。只是偶爾，謝纘泰會看着新繪製的港口圖紙若有所思，當齊柏林與他目光相接時，他卻總是欲言又止。隨着日子一天天過去，謝纘泰走神的次數越來越多，這天晚餐過後，謝纘泰約齊柏林一起去青島山——也就是德國人口中的俾斯麥山上走走。當天的工作已經結束了，青島山上暫時也沒有需要營建的工程，齊柏林有些詫異，但還是毫不遲疑地答應了。

齊柏林對謝纘泰的才學頗為欣賞，謝纘泰同樣也將齊柏林視為良師益友，兩人之間早有默契，不約而同地在一處山崖邊停下了腳步。舉目望去，不遠處的海岸燈火通明，港口已經初具雛形。

「謝，你有甚麼想和我說的嗎？」齊柏林問道。

「是的，先生，從第一次見到港口的設計圖紙我就想問您了。」謝纘泰愣愣地看着山下的海港，輕聲說道。

「哦？那是好幾個月之前的事了吧。」齊柏林點點頭，示意謝纘泰繼續。

「你們，並不僅僅是為了那兩個傳教士而來的，對吧？即使抓到兇手，你們也不會離開這裡了，是嗎？」謝纘泰直視齊柏林，冷冷地問道。

「對，這沒甚麼好隱瞞的，我們在這裡建立的港口、防波堤都是永久設施，我們的海軍在遠東需要一個儲煤站，一座屬於自己的基地。這不過是我們幫助你們討回遼東的小小報酬而已！」齊柏林語帶不屑地答道。

「小小報酬？先生，你們想要的，恐怕遠不止膠澳一地吧！你們在港口修建的鐵路，早就預留了向內地延伸的軌道，沿途的地形地貌也已經被你們摸得一清二楚！你們是不是還想要濟南，還想要整個山東？」謝纘泰按捺着憤怒，恨恨地說道。

面對謝纘泰的質問，齊柏林一時竟無言以對。自己還是低估了這個年輕人，沒想到他僅僅憑藉幾張鐵路設計草圖，便推測出了殖民軍通過鐵路將整個山東納入勢力範圍的計劃。齊柏林沉默良久，終於歎道：「謝，你生於澳洲，長於香港，我原以為你和其他守舊迂腐的華人有所不同。你要知道，當今世界弱肉強食，只有強權，才是唯一的真理！」說完，齊柏林對謝纘泰指了指停泊在港口中的軍艦。

「好！我定當謹記您今日之言！總有一天，我會向您證明，我們也可以自強於世界！」謝纘泰目光如炬，一口氣說完，轉身離去。

看着他在山路中漸漸消失的背影，齊柏林突然感覺，自己對這個年輕人，對這個民族，了解得還遠遠不夠。

接下來幾天，謝纘泰將自己鎖在房間裡，再不出現。缺少了他的協助，齊柏林手頭上工作的進度也慢了下來，不過齊柏林並不想勉強他，齊柏林相信年輕的謝纘泰只不過是一時熱血，現實

很快會讓他低下驕傲的頭顱。

三

謝纘泰早早醒來，披上外套走到窗前，軍艦和貨船靜靜地停泊在碼頭內，隨着海浪緩緩起伏着。微弱的晨光從陰沉的烏雲縫隙中透出，並不發散，像是給烏雲染上了一道道碎裂的金邊。風停了，往日喧囂的海鳥早已不見蹤影，天地間突然格外的寂靜，看來馬上就有一場大風暴要來了。謝纘泰關緊書桌前的窗戶，慢慢坐下，愣愣地發着呆。確如齊柏林所料，他的內心是矛盾而無奈的，他曾經天真地相信了齊柏林關於德國人膠澳之行目的的說辭，卻沒想到傳教士事件正是他們求之不得的藉口。從德國人在膠澳地區的經營和規劃建設來看，他們非但沒有離開的打算，野心恐怕也遠未得到滿足。那天齊柏林的話也破滅了他心中最後一絲幻想。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認，所謂外交，所謂道義，在堅船利炮面前是那樣蒼白無力。當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繼續跟在齊柏林身邊，或許有朝一日可以「師夷長技以制夷」，但他又實在厭惡這種為虎作倀的感覺。

謝纘泰正迷茫着，窗戶忽然一緊，驟起的大風帶動窗框將插銷頂得來回搖晃，豆大的雨滴也隨風而至，密集地擊打在玻璃上，發出爆豆似的脆響。雨水還沒來得及流走，又被新的雨滴覆蓋，視野很快便模糊起來。透過窗戶，只能隱約看到外面水天一線，甚麼都看不分明，只有港口的引航燈像螢火蟲一般，忽明忽暗地閃爍着。

「看！那是甚麼……」

「上帝啊……」

「是約爾曼岡德³！」

「閉嘴，蠢貨！約爾曼岡德怎麼會飛？」

「行了，別吵了，快看，牠鑽到雲裡面去了！」

「這邊！牠又鑽出來了！」

這樣惡劣的天氣，外面卻喧鬧了起來，謝纘泰不禁有些好奇，但從德國人斷斷續續的爭論中也聽不出個所以然。他索性披上雨衣，走了出去。沒想到的是，甲板上已經擠滿了人，人們在風雨中舉步維艱，卻都不肯離去，所有人都齊刷刷地望向天邊一片厚厚的烏雲，議論紛紛。

到底發生了甚麼？眼前的一切讓謝纘泰一頭霧水，這些德國人莫不是吃飽了撐的，頂着風暴出來就為了看朵雲？

「轟！」一道閃電就像急速生長並分叉的樹枝，從眾人注目的烏雲中劈出，雷鳴聲滾滾而來，人群中傳出一陣驚呼，卻不是被嚇到，而是因為那片被閃電照亮的烏雲中呈現出的異象。只見雲層中猛然浮現出一條巨大的黑影，不住地盤旋穿梭，一會兒加速直行，一會兒又扭轉翻騰，忽而隱於雲霧之中，片刻後又在另一片雲層中出現。驀地，那巨大的黑影破雲而出，空中傳來一聲汽笛般的長鳴，悠遠渾厚，在電閃雷鳴中竟是那樣清晰。

謝纘泰從身邊一個德國士兵手裡搶過望遠鏡，不顧對方的咒罵將鏡頭擦了擦，然後對準了雲層中的怪獸。被雨水反覆沖刷的鏡片極為清晰，他看到那怪獸有着形似蟒蛇卻大上數十倍的龐大身軀，上面覆蓋着鱗片，鱗片起伏波動，其下噴出一股股氣流，引得雲氣繚繞，彷彿是在吞雲吐霧。牠的頭顱既像馬，又像鹿，佈滿鯉魚似的鬚鬚，其腦後長有兩隻V字形的長長的犄角，而在

3 北歐神話中的塵世巨蟒，頭尾相銜，環繞着整個世界。

軀幹兩端下側，還各生有一對遒勁的利爪！

「哈哈！」謝纘泰看得有些癡了，隨即迎風大笑，膠澳之行，不枉此生！牠哪裡是甚麼約爾曼岡德？正所謂神龍見首不見尾，那雲層中的怪獸，分明就是龍啊！

龍！龍！在越來越猛烈的狂風暴雨中，謝纘泰興奮地手舞足蹈，但身旁的德國人聽不懂他的話，紛紛避讓，只有齊柏林擠了過來，一把拉住他的肩膀，問道：「謝，你說甚麼？龍？那怪物就是你們傳說中的龍嗎？」

「沒錯！今天我知道了，龍並不是編造出來的圖騰，牠是真實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生物！」謝纘泰指着空中翻雲覆雨的巨龍，大聲答道。

閃電越來越密集，幾乎是一道連着一道，到最後已經分不清雷聲來自哪個方向。空中的巨龍變得十分亢奮，騰雲駕霧，飛得極快，似乎正在追逐那些駭人的閃電，卻總是差之毫釐。盤旋了一陣，巨龍突然猛地掉頭撲向天邊另一朵透着亮光的烏雲，剎那間，一道閃電從烏雲的亮光中劃出，狠狠地擊在了龍身之上！

強忍着眩目的閃光對眼睛造成的刺痛，謝纘泰透過望遠鏡看去，只見雷擊下的巨龍周身鱗片張開，統統立了起來，強大的電流似乎被禁錮在了龍身上，在牠互相平行豎起的鱗片之間，時不時閃現出一片電火花。巨龍好像被閃電定格了，就這樣懸停在半空中一動不動，也許只有短短幾秒，但謝纘泰卻覺得像幾個世紀那樣漫長。直到巨龍的鱗片合上，空中傳來「滋」的一聲怪響，牠僵直的身軀才開始重新活動。不可思議的是，隨着巨龍的扭動，牠原本就碩大無朋的身軀，居然像氣球一樣迅速地膨脹起來。龍難道是在藉助閃電完成某種蛻變？謝纘泰的心緒隨着這條神奇的巨龍起起伏伏，可還沒等他高興起來，變故陡生。

承受住雷電的轟擊後，巨龍彷彿將這天地間的洪荒偉力都吸收了，雖無羽翼，卻更加氣勢磅礴地向高空爬升。眼看就要直衝雲霄之際，巨龍靠近尾部的一段身軀卻猛地一陣抽搐，幽藍色的火焰突然從牠體內竄出，迎着風雨向上劇烈地燃燒起來，並產生連續的爆響。頃刻間，烈焰從龍的尾部一路蔓延，巨龍發出震耳欲聾的悲鳴，終於支撐不住，向下墜去。

「也許，牠會墜落在膠澳海域！」目瞪口呆的齊柏林心中默算了巨龍大致的飛行高度和墜落軌跡，自言自語道。他隨即反應過來，一跺腳，用德語向岸上圍觀的水兵大聲嚷嚷了起來。

「謝！我們立刻出海！跟我一起去吧！」齊柏林一邊向謝纘泰大聲喊道，一邊飛快地向港口跑去，彷彿一下子變回了幾十年前那個身姿矯健的年輕人。

謝纘泰低下頭，猶豫片刻，咬咬牙追了上去。雖然不願再和這群侵略者為伍，但這次與神話中的龍近距離接觸的機會，他無論如何也不能錯過！

四

風雨漸弱，「奧古斯塔皇后號」以二十一節⁴的航速全速航行，很快便趕到了膠澳海域與外海的交界處，齊柏林對自己的推算頗為自信，那條龍一定就墜落在這附近！果然，經過一番搜尋，水手們發現了成片的死魚，其中夾雜着許多碩大的鱗片，應該是巨龍重墜之時震落的。鱗片被打撈上來，足有成人手掌大小，謝纘泰接過一片輕輕撫摸，上面還略帶餘溫，顯然經受了烈

4 1 節約等於 1.8 千米 / 小時。

火燒灼。即便如此，它卻完好無損，透着奇異的金屬質感，與尋常魚鱗截然不同。

四周散落的鱗片越來越多，瞭望塔上的水兵隨即在前方發現了數處仍在燃燒的火苗，抵近一看，正是那條巨龍尚未沉入海底的屍體！此刻這龐然大物已經完全沒有了生命的跡象，但這絲毫不影響牠所帶來的震撼——僅僅只是漂浮在海面上的部分，就足有數十米長，整條龍屍的長度恐怕與「奧古斯塔皇后號」相差無幾！齊柏林與艦長來不及驚歎，這裡距外海僅一步之遙，商船往來頻繁，隨時可能出現英、日、俄等國軍艦。為掩人耳目，他們派出十餘名船員攜帶繩索駕駛數艘小艇靠近龍屍，將繩索分別纏繞捆綁在龍角、龍爪等處，再用「奧古斯塔皇后號」將其拖走，一切等回港再說。

謝纘泰在甲板上看着船員們駕駛小艇不斷往返於巡洋艦與龍屍之間，在龍屍附近有條不紊地聚散忙碌，渺小得像一群分食巨獸屍體的螞蟻，心中不禁悽然。這個國家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曾經威風凜凜，不可一世，但現在卻只能任人宰割。也許，這些古老的事物，都會有所謂的劫數吧？這條巨龍是不是就是因為渡劫失敗，被天雷擊中，才殞命墜落的？可是，他明明記得，當時那條巨龍是自己主動迎向閃電的，難道這中間出了甚麼差錯？在瓢潑大雨下，那詭異的藍色火焰又是如何燃起的呢？

百思不得其解之際，德國人已經一絲不苟地將龍屍與「奧古斯塔皇后號」牽引連接完畢，只待小艇上的水手上船後便可返航。謝纘泰隨意一瞥，卻猛地睜大雙眼，目光被牢牢定住：遠處海面之下，一條蛇形黑影正疾速潛行上浮，距離那幾艘小艇已不足百米！

「快跑！快散開！」謝纘泰大聲示警，齊柏林也注意到了水下的黑影，急忙與他一起使勁呼喊。直到這時，小艇上的船員們

才意識到迫在眉睫的危險，慌亂地分頭逃散。可是為時已晚，那黑影的骨質背鰭像牛排刀一樣刺出水面，劃開一道巨大的分水線，頃刻間便掀翻了幾艘小艇，落水的船員們驚慌失措，唯有拚命游向「奧古斯塔皇后號」。在艦長的指揮下，「奧古斯塔皇后號」幾度試圖以艦炮攻擊水面下的怪物，但那怪物雖然體形龐大，在水下卻異常靈活，速度極快，根本來不及瞄準，加之距離太近，擔心誤傷落水船員，投鼠忌器之下，眾人只得眼睜睜看着幸存者被一個個捲入水下，片刻後便有大片血水湧上海面。

幸存者們的慘叫很快就消失了，只餘下一些殘肢斷體隨波逐流。怪獸仍不罷休，繞着「奧古斯塔皇后號」轉圈徘徊，時不時還在水下拱起龍屍，發出陣陣悲鳴，似乎想將其奪走。

艦上的船員們早已驚駭得肝膽俱裂，只想盡快離開。誰知水下怪獸見「奧古斯塔皇后號」就要拉走龍屍，幾番拖拽不成後竟突然躍出海面，直撲戰艦甲板，虧得德國水兵訓練有素、操縱嫻熟，千鈞一髮之際及時轉舵，避開了怪獸大半身軀，但怪獸身體前端的兩隻利爪仍扣住了左舷甲板。眾人被劇烈的顛簸震得東倒西歪，一直潛藏在水面下的怪獸露出了真容——雖然體形略小，角也纖細許多，但一看便知，牠也是一條龍！難怪牠要與巡洋艦爭奪巨龍屍體，牠與那死去的巨龍，分明就是一對伴侶！一名士兵逃跑時不慎滑倒，不偏不倚正對上巨龍腥臭的血盆大口，那名士兵亦是勇悍之輩，絕望下竟掏出手槍朝龍頭連開數槍，只是子彈打在龍頭上卻只濺起幾點火星，反而激怒了龍。謝纘泰見勢不妙，一把將齊柏林撲倒，從龍口中噴出的火舌堪堪從他們頭頂擦過，瞬間就將開槍的士兵和同一直線上的其他幾人化為焦炭。

「撤！所有人撤出甲板，快進船艙！右滿舵，全速前進！」巡洋艦「奧古斯塔皇后號」全體船員自德意志本土遠道而來，躊躇

滿志地以為可以在遠東大展拳腳，為帝國爭得一份榮耀，萬萬沒想到此刻一仗未打便已傷亡慘重。艦長目眦盡裂，冒着軍艦傾覆的危險咆哮着下達了命令。燃煤鍋爐驟然滿負荷運轉，煙囪噴出濃烈的黑煙，在鐵與火撞擊的轟鳴聲中，巡洋艦保持高速的同時向右急轉。這次艦長賭贏了，左舷的巨龍與船尾龍屍的重量止住了「奧古斯塔皇后號」側翻的勢頭，而只有一小部分身體攀上了甲板的巨龍無處借力，被軍艦產生的離心力拋了出去，只在甲板上留下了數道觸目驚心的爪痕。

好不容易從巨龍爪下掙脫的「奧古斯塔皇后號」無心戀戰，朝着母港方向落荒而逃，而被甩到海裡的巨龍則跟在軍艦後窮追不捨。好在龍屍雖然龐大，重量卻輕得出奇，並未過於拖累船速，雙方始終保持着微小的距離。在這個距離上，艦上主炮施展不開，艦長只好指揮炮手以艦尾副炮射擊，但那巨龍極為狡猾通靈，時浮時潛，炮彈雖然在海面上激起一束束壯觀的水柱，卻未能傷牠分毫，唯一的用處便是迫使巨龍不敢再次撲上甲板。

軍艦就這樣與巨龍僵持着且戰且逃，大部分船員只能躲在船艙裡束手無策，連甲板上同伴的屍體都無法收殮。正當眾人的精神即將在這場驚心動魄的追擊中崩潰時，海岸線總算在遠方出現了。在齊柏林和謝纘泰的連聲提醒下，繃緊到幾乎只剩下戰鬥本能的艦長恢復了理智，用旗語向岸上發出了求救信號。或許是求救內容過於匪夷所思，港口過了好一會兒才派出了幾艘軍艦前來接應。雙方會合後，「奧古斯塔皇后號」的船員們不禁歡呼雀躍，一時竟忘了危險，紛紛走上甲板向友艦脫帽致意，巨龍此刻也不見了蹤影，想來已經知難而退了。

「該死的海怪，見鬼去吧！」一名船員忘乎所以，衝到船舷邊罵罵咧咧地朝海裡吐了一口唾沫，卻沒注意到海面突然捲起的漩

渦。巨龍在水下猛地轉身，龍尾以雷霆萬鈞之勢從甲板上橫掃而過，不但將那名船員擊飛，還捲走了數人，他們像破碎的洋娃娃一樣被扔到半空後跌落，很快就悄無聲息地沉入了海底。原來巨龍根本沒有離開，只是潛行在水下等待機會給予人類致命一擊！即使身處險境，謝纘泰也不得不驚歎於龍的智慧，牠們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神奇生物？

這時，炮聲響了，不是軍艦上的艦炮，而是青島山上的岸炮。巨龍終歸只是野獸，全力與軍艦纏鬥卻忽視了人類在陸地上的威脅，這一炮雖然沒有直接命中，但顯然傷到了牠，巨龍發出一聲痛嚎，潛入水中，再不出現。當天晚上，港口周圍再次傳來巨龍的悲鳴，如泣如訴，似乎在呼喚死去的伴侶。德國人不敢掉以輕心，派出大批軍艦徹夜巡邏警戒，直到第二天一早，海面上泛起了大片血跡，蜿蜒着向外海延伸，他們才確信，這次巨龍真的已經離開了。

鋼鐵巨艦與神話生物間持續一天一夜的戰鬥落下了帷幕。是役，德國遠東艦隊死傷數十人，另有多人失蹤，巡洋艦「奧古斯塔皇后號」甲板毀損嚴重，可謂出師不利。因德皇計劃將膠澳地區建設為其在遠東的「模範殖民地」，為防士氣受損、引來各方覬覦，殖民當局將此戰消息嚴密封鎖，並將拖回的龍屍運回海軍基地，秘密加以研究。

五

自從跟齊柏林在青島山上攤牌之後，謝纘泰早有離去之意，卻不想就在這當口居然親歷了墜龍鬥龍的千古奇事。「奧古斯塔皇后號」回港後，正逢青島山炮台籌備建設地下指揮所，前期工

程已經在山體中挖出了數個巨大空洞，剛好用於儲存龍屍。謝纘泰素來博學，對歷史典籍和神話傳說中的龍頗為好奇，如今得以觀其真身，自然心癢難耐，就此打消了離開的念頭。但德國人疑心其華人身份，只是從部隊中遴選了軍醫及工程師開展龍屍研究，謝纘泰並無太多機會接觸研究。好在天無絕人之路，齊柏林既是工程師，又出身貴族，還同為墜龍鬥龍事件的目擊者，自然入選。他考慮龍自古以來便是中國神話傳說中的生物，學貫中西的謝纘泰無疑將對研究產生極大幫助，加之感念謝纘泰多次出手相救，便力排眾議，為謝纘泰爭取到了參與龍屍研究的機會。就這樣，兩人在爭執與決裂後，再度攜手合作。

當謝纘泰通過層層檢查終於走進那巨大的地下空間後，儘管已經有了心理準備，他仍然感歎於德國人嚴謹高效的作風，並再次確認了他們野心勃勃。堅固的花崗岩山體已經幾乎被掏空，雖然只是前期的土方挖掘，但看得出來，大洞套小洞，洞洞相連，多處同時進行的地下工程構成了一個複雜但有序的整體，不少地方還看到了預留鐵軌和電線的痕跡，等到這裡最終建成之時，進可攻退可守，絕對是遠東地區首屈一指的要塞！而龐大的龍屍就被安置在炮台正下方預備用於建造彈藥庫的最大空洞內，德國人利用陡峭的山體巧妙設計，雖處於地下，空氣依然涼爽乾燥，龍屍雖腥味極大，但保存尚好，暫未腐敗。

說來奇怪，在歷代典籍中，越往古代，關於墜龍的記載越是屢見不鮮；但越到近代，此類現象出現的頻率卻大大降低。謝纘泰原以為龍不過是寄託先民某種崇拜的化身，隨着近百年來科學昌明，民智漸開，神話傳說自然便少了；但事實也許是龍這種生物在上古時期曾繁盛一時，甚至與華夏先民有過極其密切的接觸，只是在時光流逝中牠們的種群逐漸消亡，現如今恐怕只餘下

了少數子遺。對於龍這種生物，謝纘泰尚且一知半解，德國人想要研究更是不知從何入手，況且軍隊中又沒有專研生物的學者，他們只得讓軍醫摸索着將龍屍解剖，由工程師記錄繪製牠的身體構造，並推測其飛行原理及死因。除了運送器械工具、清理現場的工人外，此次參與龍屍解剖研究的人員共有十餘人。在他們到來之前，工人們已對龍屍做了些簡單的防腐處理，並安裝了許多滑輪牽引和起吊裝置，方便研究者們在解剖過程中隨時挪動牠。

萬事俱備，眾人便硬着頭皮開始了對這未知生物的解剖。誰知行動剛一開始，便遇到了棘手的麻煩。龍的周身覆蓋着無數碩大堅硬的鱗片，雖然在被雷擊墜海時掉落了不少，但剩餘部分生長排列得仍十分錯落緊致。如果不破開龍體表的鱗片，解剖就無法繼續進行，但若一味蠻幹，又怕會破壞這具珍貴的屍體，操刀的軍醫一時陷入了兩難。謝纘泰正在一旁觀察，回想起目睹巨龍的場景，他靈機一動，巨龍是因為雷擊自燃而墜海的啊！牠身上最初的起火點，不就是打開這身致密鎧甲的缺口嗎？他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幾位軍醫，那幾人聽後連連點頭，隨即依據謝纘泰的回憶，果真在龍尾附近找到了一處傷口。

相比於龍巨大的體形，這傷口並不起眼，只有碗口大小，又隱藏在龍尾關節處，如不仔細檢查確實極難發現，實在無法想像龍居然是死於這樣一處微不足道的創傷。但將傷口處理乾淨後大家才發現：它雖不大，卻很深，幾乎洞穿了整個龍軀，傷口邊緣處不但鱗片缺失，連龍皮肌肉都被燒焦了，足見當時雷擊威力之大。謝纘泰心中疑惑稍解，但一時又說不出來還有哪裡不對。

眾人商議後決定從這處傷口着手，先沿着它將四周破損的鱗片去除，再順着鱗片生長的方向擴展，一步步將較大的鱗片全部剝下，待到柔軟的表皮完全暴露後再進行下一步肌肉、骨骼、

內臟的解剖。隨着鱗片被一片片拔除，謝纘泰心中異樣的感覺越來越強烈，龍鱗的排列似乎有某種規律，閉合時彼此契合相連、嚴絲合縫，正因為如此，最初解剖時大家才會無從入手。但他們很快發現，大多數龍鱗其實是活動的，能夠各自張開豎立，在將它們剝離的過程中，從龍的皮下體腔內還帶出了一些纖維狀的組織，就像樹木被推倒後露出地面的樹根一樣。研究者們面面相覷，誰也沒在其他生物身上見過類似的組織，一名年長的軍醫猜測，龍身上這些能張開的鱗片可能用於散熱，而這些纖維可以傳導熱量、固定鱗片，也許還能像鳥類羽毛毛囊那樣起到供給養分的作用。包括齊柏林在內的其他人都認為這一推測很有道理，唯獨謝纘泰仍然疑慮重重。

那天目擊龍的人雖然不少，但因為天氣和距離的原因，實際上看得並不真切，只有他通過望遠鏡將龍飛行的每個姿態和細節都看得明明白白。他永遠也不會忘記龍在雲雨雷電中穿梭騰飛的壯觀景象，當時龍的鱗片確實有節奏地閉合又張開，就像波浪一樣在龍身上翻滾起伏，而且鱗片下還噴出了氣流，難道這就是龍將體內熱量排出時的現象？或者和鯨魚一樣，這也是龍在換氣？

但他清楚地記得，只有在雷擊時，龍身上所有鱗片才是張開並豎起的……等等，雷擊！謝纘泰心中一震，終於發現了讓自己一直感覺奇怪的地方！那條龍不斷穿越雷雨雲，分明就是在尋雷，牠是主動讓閃電擊中那些豎起的鱗片的，就像在迎接雷擊，所以除了散熱，龍鱗一定還有更重要的用途！龍剛被雷擊中時安然無恙，是在雷擊結束後，閉合鱗片時才自燃墜落的。對了！他突然又想起，龍承受雷擊的部位在身體前半部分，但導致牠墜落的起火點卻在龍尾，也就是說，這處傷口並不是由雷擊直接造成的。

謝纘泰反應過來後連忙去檢查龍尾處的鱗片，但為時已晚，

這部分的鱗片已經被清除，看不出任何異常了。謝纘泰懊惱不已，不甘心地袒露的龍尾上尋找着蛛絲馬跡，果不其然，他發現了幾道不易察覺且已經快癒合的傷痕，它們呈撕裂狀分佈在龍尾肌肉上，最後交會於龍尾自燃點的傷口處。看到這裡，謝纘泰恍然大悟，這處傷口顯然在遭受雷擊前就已經形成了，傷痕的形態很像是抓傷，有可能是這條巨龍遭遇天敵或是與同類相鬥時所留下的。從龍鱗下肌肉受創的程度看，這處損傷原本並不致命，但很可能將巨龍此處的鱗片給破壞了；而龍鱗，極有可能在引雷過程中起着非常關鍵的作用，正是因為這處龍鱗的缺失，才導致巨龍最終引雷失敗，自燃墜海！

為了驗證自己的推測，謝纘泰取了一片龍鱗和一塊龍鱗下的表皮送往化驗室檢測。不出所料，檢測的結果顯示：龍鱗具有極好的導電性，而龍皮則是優質的絕緣體。毫無疑問，謝纘泰對龍鱗作用的推測比那位年長軍醫做出的判斷更加接近事實的真相，但龍主動引雷的目的又是甚麼呢？謝纘泰聯想到了民間巨蟒飛天、引雷渡劫從而化身為龍的傳說，一度懷疑龍就是由某些巨蟒在特殊條件下突變而來的新物種。難道說，牠冒險引雷就是為了自身下一步的提升和進化？

謝纘泰從龍的死因研究到龍鱗的作用，最後竟發展到追尋龍的起源與進化。正當他冥思苦想之際，齊柏林卻對其做法不以為然，齊柏林認為龍的死因毫無爭議，不值得深究，重要的是知曉如此巨大的生物是憑藉甚麼原理實現飛行的。他將研究重點放在了龍鱗下纖維狀組織生長出來的肌肉及龍的體腔內。在解剖過程中，齊柏林敏銳地發現，龍的身體正在緩慢地乾癟縮小，而這似乎不是屍體腐敗造成的。剖開龍身表層極富彈性的肌肉後，齊柏林有了新的發現，這些肌肉包裹着一個個較小的囊泡，纖維狀組

織從小囊泡中穿過，深入體腔內相連的大囊泡中。龍體內許多囊泡已經破裂了，一些無色無味的氣體正從中泄漏出來，於是造成了龍屍乾癟縮小的現象。

齊柏林和幾名軍醫小心翼翼地劃開龍身上每一塊肌肉，好不容易剝離出了一些完好的囊泡。這些囊泡表面覆蓋着一層筋膜，與肌肉黏連在一起，大小各異，有的鼓脹，有的乾癟。所有囊泡被清理出來後，齊柏林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囊泡自動分為三類：一類最小，是從靠近體表的部位發現的，外層與肌肉及表皮緊密相連，將它拿起後放手，飄浮一陣後便緩慢落地；第二類大小居中，重量最重，其內明顯有液體存在；第三類囊泡體積最大，重量卻最輕，分佈在龍的體腔深處，骨骼與內臟之間，脫離龍體後便迅速上浮，若在開闊地帶早已隨風飄走。

早在「奧古斯塔皇后號」打撈龍屍遭到另一條龍攻擊時，齊柏林就確信，龍這種生物雖然能飛，但大部分時間應該是生活在海洋中的。牠的身體構造完美地適應海洋環境，也只有浩渺豐饒的大海，才能供養如此巨大的生物。而通過解剖，齊柏林認為牠們之所以能飛，很可能就是因為那些能夠懸浮上升的囊泡，結合那條龍曾經口吐烈焰吞噬船員，齊柏林幾乎已經猜到囊泡中的氣體是甚麼了！完整的囊泡已經所剩無幾，但為了驗證其內部的成分，齊柏林不得不在三類囊泡中各挑出了一個用於檢測。

檢測結果很快就出來了，因為這三個囊泡中都是極其常見的物質，第一類囊泡中的氣體就是普通的空氣；第二類囊泡中的神秘液體不過是水；而第三類囊泡中的氣體則是氫氣。除了第二類囊泡中的不明液體居然是水有些出乎意料外，其他兩類囊泡中的氣體成分完全證實了齊柏林的猜想：龍就是靠體內的巨量氫氣實現浮升的，而那些小囊泡中的空氣，除了可以帶走體內多餘的